

校禮堂文集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

歙凌廷堪次仲撰

論

隗囂論

天下事猶奕也同此一路置子有先後而勝負殊焉天下事猶醫也同此一方投劑有遲速而安危判焉昔者漸臺之威斗將移清水之鎮圭初秉隗王以西州巨室乘運而起奉盤于高廟割牲於土階盟三十一將統十有六姓升壇隴坻移檄郡國亦可稱豪傑之士負英雄之略者矣然而九虎雖殪夫金刀三馬俄驚于鐵柱諸

于繡榻莫覩司隸之威儀錦袴襜褕方受通侯之爵賞  
羣雄逐鹿諸夏戰龍方望以爲時未可知勸其沉幾觀  
變自是高識之談允宜虛己以聽乃刮席之徵甫下而  
褰裳之行恐後托足鱷牙之中側身羊頭之列未幾樊  
崇外逼張卬內訌通綠林劫君之謀啟金吾圍第之禍  
昏夜斬關僅乃獲免若夫白水握圖赤符應讖高密西  
伐承制而拜官子陽北侵手書而求助則奉司空之印  
綬上覲闕廷藉天水之甲兵從征巴蜀此其會矣而王  
元小夫昧於遠謨妄謂危國不可以屢試覆轍不可以  
再循固當內斷於心外揆諸勢鬼中殤官以瑱塞耳庶

幾馬文淵無事致春卿之書班叔皮不必作王命之論  
何圖懲前之艱忘後之患蹶惡馬者畏歛段而不敢乘  
折危檣者憚餘皇而不敢渡徒思拓疆宇於三輔封巖  
關以一九以蹇人而冀上天以么廢而欲竊鼎卒至愛  
子嬰歐刀於上京良臣伏長劍於下邑糗糒不充倉黃  
出走勲業莫遂恚憤就終亮爲明智固如是乎嗟乎王  
元之計卽方望之計也建武之時非更始之時也彼之  
計用之則勝此之計用之則負譬諸方郢之間非別有  
謬巧焉先與後而已矣應之於彼時則安應之於此時  
則危衡諸藥石之性非別有神奇焉遲與速而已矣苟

木元堂三十一  
匪其際而倒施之匪其侯而誤服之雖有奕秋之深警  
俞跗之精能安得不袖手而彷徨拊心而太息哉是故  
聖公據長安此閉關守儉之秋也文叔都洛邑此委質  
納土之日也彼隗王者當民生無定而背平陵老成之  
讜議值天命有歸而絀游翁諂諛之邪說遠愧吳芮近  
慚竇融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其隗囂之謂乎

漢順帝論

夫春秋之例爲賢者諱君子之論善善也長至於作史  
宜循斯義故曰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不可不慎  
也范氏後漢書於順帝語多貶辭今案其簡編綜其事  
實殆不然也順帝踐阼年方沖齡粵自永建迄於建康  
享國之數幾盈二十惟時在廷師師濟濟公卿則龐參  
王龔虞詡左雄將帥則班勇趙沖馬寔馮緄經術則馬  
融張衡文章則李尤王逸抗直則周舉張綱循良則任  
峻吳祐嚴能則蘇章沈景術數則郎顗唐檀徵聘則黃  
瓊楊厚蓋駸駸乎有武宣之風隆隆乎有中興之象焉

若夫出宋娥而庸李固是從諫如轉圜也雪梁商而戮張達是照姦如執炬也從翟酺之言而起太學是崇儒之誠也欽樊英之對而賜元纁是禮賢之實也南嶠未平則任祝良張喬以討之北庭未靖則簡馬續梁竝以綏之十九侯定策元功有罪則黜之二千石治民長吏有勞則升之文簪獻珠則斥其求媚种暘手劍則嘉其持重又如設使者分行州郡之條立孝廉察舉限年之法還三郡於舊土而禦東羌復屯田於伊吾而控西域就范氏之書而觀之豈中主所能及哉或謂不辨賢姦委心梁冀肇跋扈之釁貽煑餅之變非其所短乎此亦

深刻之論也夫舉陶之哲尚慮知人諸葛之明未能逆  
覩矧后家柄政西京遺習外戚封侯東都故事是以茂  
陵雄略尚用田蚡肅宗長者亦庸竇憲何於順帝獨加  
苛責也且永和之末乘氏世卿甫及三年憑几斯邁向  
使丹雲莫兆鼎湖未升則生免之歎理無不敗白鵠之  
諷久必自悟嗚呼延熹敝朝猶授單超之鉞桓皇闇辟  
竟發虎賁之兵安知當五七之厄不能廻百六之運乎  
范氏著書不根持論叙事皆襲舊文評斷則出己製故  
於和熹則譽之於孝順則毀之可謂無是非之心拂好  
惡之性者矣



兩晉辨亡論上

夫晉之有天下也既無積德累仁之基又鮮移風易俗之具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千令升論之詳矣若乃崎嶇江左草創立國強敵屢伺悍藩迭興政不加於秦始地且蹙於洛邑而承祚者逾十主膺命者邁百年方之西朝遂乃倍之厥故何歟蓋君之於國也猶心之於身也百體雖健心無以運之則必頽惰而不支庶政雖存君無以操之則必廢壞而不立百體惰身隨之而踣庶政壞國由之而隕其勢然也是故西晉一傳而卽有惠帝故其世遂促東晉九傳而始有安帝故其祀少延

案史稱晉惠帝爲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又稱晉安帝幼而不慧曰不能言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得其宜嗚呼此二君者瘖罔愚戇卽一身且不克自理顧使之撫臨天下哉故西晉之亡也不亡於八王之構釁而亡於惠帝之戇騃也東晉之亡也不亡於諸桓之阻兵而亡於安帝之不慧也載籍具存事實未泯等其變故可得而言夫楊駿以后父而受誅何異王恭以

元舅而嬰戮齊罔以懿親而蒙禍何異元顯以貴戚而  
被夷雍魏之合謀倡京不殊於殷楊之依勢向闕劉石  
之奮劍中土不殊於孫盧之揭竿海隅張方之安忍近  
於牢之之反覆裴頠之貪祿近於國寶之怙權馬倫之  
華林負展儼然桓元之建康受圖永寧之金墉復辟儼  
然義熙之江陵反正蕩陰奉之而入鄴宛若爭陽挾之  
而奔楚顯陽之中毒於食餅宛若東堂之獲綰於散衣  
嗟乎主昏於上臣靡於下先後未及百載治亂如出一  
轍所不同者元超得政而還區宇漸削德輿秉權以後  
版疆日去而已論者徒以衡西都之璧歸咎於屠各之

憑陵築南郊之壇抱怨於寄奴之跋扈不亦謬乎且夫  
兩朝之時勢也比類以觀其事方著易地而處其理益  
明故當東晉之中葉也處仲抗顏犯順問鼎之跡已彰  
非若東海河間之藉詞相伐也宣武君拜臣揖下堂之  
勢已定非若汝南長沙之受詔不違也然而肅宗發尺  
一之制而斃其軀簡文下數行之泣而破其膽向使於  
太熙元康之際乘乾繼統則王浚之異志無自而生李  
含之邪謀末由而起矣及夫南渡之末造也參合之敗  
甫聞則燕魏戰爭之始非若王彌石勒之出入郊圻也  
肥水之捷未遠則王謝規畫之餘非若麴允索琳之苟

安旦夕也然而孝懷之寡弱能拒劉聰於宜陽子業之  
衰微能勝趙染於馮翊向使於隆安元興之時當璧臨  
朝則王謐之璽綬不遑遽解傅亮之禪草不敢遽呈矣  
然則西晉之亡亡於惠帝東晉之亡亡於安帝豈不信  
哉蓋古之人君有以予智而失國者焉故正月詩人刺  
之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有以偏任而失國者焉  
故小旻詩人刺之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從未有智昏救麥識昧寒煖塊然如土木兀然  
如贅旒若金行兩君之比者也案禮有正體傳重之文  
說者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則不立若衛侯之兄

孟紖是也夫廢疾尚爾又况如惠之戇騃安之不慧者  
哉設兩晉之君知其子非主器之材別擇賢者而授之  
兩晉之臣知其君之子無紹衣之略別擇賢者而奉之  
譬之肢體雖廢心腹未傷則安知揮魯陽之戈不可以  
返虞淵之日乎乃徒執立長之辭不審經權之義漫挈  
天位畀之偶人此所以索靖顧銅駝而興歎陶潛托精  
衛以感懷也

兩晉辨亡論下

或曰西晉一傳而卽有惠帝東晉九傳而始有安帝其  
遲速延促之故人爲之乎抑天爲之乎應之曰天也亦  
人也古之帝王太上以德其次以功又其次以力以德  
者德遠則衰以功者功盡則弱以力者力屈則蹶故曰  
積厚流光積薄流卑未有狐媚狙詐而克永世者也晉  
宣帝以狼顧之姿邁虎變之會藉雞棲秘謀成馬槽妖  
夢力除異已志翦王室佯病以給李勝誣奏而族張當  
將軍投劍而見收司空折簡而就縛當其時篡弑之勢  
成矣禪代之基兆矣故石主拊掌而羞其所爲明帝覆

面而傷其已事然而竊嘉平之魁柄尚執信圭以終其身窺當塗之大寶猶拜黼屨以畢其世跡其西拒斜谷而葛亮撓南臨上庸而孟達獲破文懿之眾於遼左走子瑜之師於祖中勲銘魏朝功在曹氏夫若敖之鬼不餒於伯棼曲沃之勞詎墜於欒黶是以雙鵝方出於洛陽一龍獨飛於建業元皇系出琅邪托體高祖仲達之惡猶未稔焉欲速其亡而不能也若夫文帝恃父兄之業忘君臣之分問鼎於國中抽戈於闕下爲人神所共憤覆載所同疾拔壽春而夷欽誕也較諸奕棋置主刀環殺人未盡其殘忍舉成都而搆鐘鄧也律以保全士



治調和元冲益形其猜忌又若司馬以直諫而蘭摧中  
散以高名而玉折王處道方趾之蝨賊而蒙茅土之賜  
賈公闢園頤之梟獍而結昏姻之好膺九錫而易侯而  
王封十郡而化家爲國襲莽操之虛文踵羿莽之故跡  
綱常廢棄倫理絕滅於此而欲傳之子孫保其福祚譬  
猶藝荆棘而求釐牟毓貍貍而望符拔寧可得乎夫盈  
虛之理無往不復善惡之報如響應聲卒之兒墳未乾  
癡孫尸位充女召南風之禍沉子興北陸之甲青衣行  
酒慘逾刃出於背戎服執戟酷甚帝崩於車加以聯頭  
而諸王竝戮排牆而闔宗俱盡衡其本末非無故矣且

夫永嘉之末建武之初荆揚寇亂蓋岌岌焉華軼以累  
世公卿之冒跋扈吳楚方之離石都尉其強弱非懸殊  
也杜曾以被甲游水之能馳驅漢沔方之荏平牧率其  
勇怯無歧視也杜弢以西川秀才之望屯聚江湘方之  
青州散吏其利鈍可等觀也况夫甘卓應詹僅劉琨李  
矩之匹亞周訪陶侃亦邵續苟晞之等儔乃或偏師一  
發或義旗一指莫不迎麾屈鄰望風授首斯豈景文勝  
於豐度石馬不及金牛哉殆亦天命未遽去人心未遽  
忘焉爾是故敦之叛也導設爲居中應外之謀如昭之  
輔師可矣乃首施觀望而不敢焉溫之薨也沖設倡兄

終弟及之議如文之繼景可矣乃致政朝廷而不忍焉  
然則鼉隕於江上司徒仗鉞而滅親黿產於河中車騎  
簡甲而入衛黃須遺七寶之鞭素官作五湖之長非盡  
由始安之匡扶廬陵之翼贊也所以北騎憑陵而有降  
霖之異西藩窺覬而有折翼之祥蘇峻內難而七鬯不  
驚苻堅外侮而疆圉無損雖銅環之傳疑終玉璽之應  
識易曰水流濕火就燥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蓋移祚之有遲速卽基惡之有淺深  
矣必以惠之不廢也追尤於世祖之寡斷安之得立也  
委過於烈宗之因循固哲士濟變之良圖豈儒者推原

之先見乎夫典午之德固無論矣宣以狐媚猶有功之  
可稱文以狙詐竟唯刀之是視食報於後亦不爽焉由  
此觀之兩晉之亡也匪特惠帝安帝不任其責也世祖  
烈宗不受其咎也卽其遲速延促之故亦默囿於帝謂  
鑒觀民情詛祝者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有旨哉

桓沖論

自古姦雄竊命亂賊干統曷嘗不父子遞承兄弟相嬪  
藉彼遺業奮厥詭謀魁柄不使旁落神器遂爾暗移漢  
之爲魏魏之爲晉徵諸簡策大抵然矣若夫總已成之  
資當可爲之會稽首歸藩復子明辟如桓沖者詢宣城  
之肖子典午之忠臣焉晉書稱桓沖代兄溫居任盡忠  
王室謝安輔政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  
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納處之淡然  
於戲心跡若此可謂忠矣夫簡文憑几之後孝武委裘  
之初宣武告殂餘威尚在雖九錫之文未下而三讓之

儀將作使沖如前之馬昭繼師後之高洋繼澄獨秉軍國之軸兼擅中外之權安見不似石馬之代當塗河殺之攘拓跋也乃授政東山出鎮北府恪守臣節致恭王朝此其純忠胡可及哉或謂王謝當時雅負人望畱之不爲已用殺之則失士心故守在躬之短坦不蹈厥兄之故微爲此言者豈獨疏於考古之識不樂成人之美抑亦導後世以篡殺之禍機予大盜以矯虔之口寔矣故謂其可以取而不忍也後人將慕沖之大節而效忠焉謂其不得已而不敢也後人將鑒沖之失計而肆毒焉自非阿衡之篤棐元聖之勤施則持太阿之柄據天

下之圖孰肯獨抱丹衷貽譏青史哉昔臨洮旣誅於京兆天柱已戮於洛陽然而催汜之屬信賈文和之狡策隆兆之徒從司馬子如之急計驅涼州餘眾統秀容醜類猶能爲害於漢室構釁於魏廷豈有桓沖處全盛之時秉積威之漸智反出姑臧年少雲朔武夫之下邪至于王子師東京之貴公臨淮王北朝之懿戚其品秩之崇聲名之重方之琅邪舊族陳雷高門正恐未易軒輊也乃一則屠之如孤狔一則割之如腐鼠冲若存問鼎之念萌綰璽之望則魏武之於北海晉文之於中散處仲之於周戴元子之於殷庾有前事矣復何忌於安石

何愛於叔武也且桓南郡一豎子耳席先世煥休之惠  
控江陵士馬之緒假甘露之祥無亡鏃之費居然化家  
爲國易晉而楚又况沖之沉毅老成久更戎事者乎觀  
後靈寶伏辜義熙返正劉裕以桓沖忠誠特宥其孫允  
徙于新安嗟乎沖之忠誠宋武尚知之矣論古之君子  
愼無求夏璜之考尋趙璧之瑕可也



### 金宣宗遷汴論

宣宗貞祐二年四月及蒙古和五月以中都難守謀遷南京徒單鎰諫不從命完顏承暉抹撚盡忠奉太子畱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至良鄉扈衛紜軍斫荅作亂蒙古主曰旣和而遷是疑我也乃遣明安援斫荅會其兵圍中都宣宗聞變使人召太子七月至南京太子去中都益懼明年蒙古攻破之土地日蹙不二十年金遂以亡論者或謂南遷之舉適足爲蒙古用兵之口實此兒童之見也策敵者不問吾所以待之者何如而以和爲可恃豈金不南遷而蒙古遂不再至乎重門洞開幸盜

不來反咎擊析者召之母乃愚甚吾則謂當問南遷之  
失不失不當問蒙古之來不來蘇子之論平王東遷述  
薦賈之言曰我能往寇亦能往王導之言曰北寇方彊  
不可示弱據此二者爲平王罪非篤論也何則我能往  
寇亦能往則遷度可以逃死不遷則坐而待死矣徒知  
示弱於寇之爲可虞而不知示弱于民之爲尤可虞也  
吾論宣宗南遷之失蓋別有說焉夫兩軍之戰其勝負  
也不在衆而在有所恃不在力而在作其氣有所恃則  
無恐作其氣則敢鬪無恐則人心不搖敢鬪則人心思  
奮今夫興廢之數雖智者不能預燭其幾而况蚩蚩之

情亦安知國之將亡而先生張皇怯懦之心乎顧在上者有以維繫之耳田單之神師陳涉之狐鳴皆所以示之有所恃而作三軍之氣也嗟夫人君之爲人心所憑者又豈特神師狐鳴之微而已哉國勢岌岌之時百計扶持尚恐人心之不固矧在上者以退避率之而能有濟者乎蓋蒙古之破中都也非蒙古破之宣宗自破之也中都之不守也非兵力之不能守宣宗已去人心無所恃而其氣不足以守之也宣宗誠能於當時厲兵秣馬繕城積粟示民以必死使之無恐教之敢鬪敵兵若來背城借一蒙古雖強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計不出此

播遷顛越倉黃南走以汴爲家與讐敵鄰僅以區區承  
暉輔以僨事之盡忠困坐孤城而望其收拾渙散人心  
效死固守爲河南之屏蔽蓋亦難矣乘舟而遇風也不  
思收帆定柁以待之乃棄舟抱片板汨沒波濤之中冀  
以達岸有是理乎彼宣宗者抱板者之智也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一

歙凌廷堪次仲撰

連珠

擬連珠四十六首

并序

傳鶉觚連珠序以爲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受詔作而劉舍人任中丞皆云揚雄肇爲連珠疑不能明也厥後魏文帝王仲宣謝惠連梁武帝沈休文吳叔庠皆有此體而陸士衡之演連珠五十首庾子山之連珠四十四首最爲富而工也又潘元茂有演連珠顏延年有範連珠王仲寶有暢連珠他如梁武帝有賜到溉連

珠簡文帝有被幽連珠劉孝儀有採物作豔體連珠率因其體而推廣之者孟堅受詔作故首云臣聞士衡諸人或效之或演之故亦云臣聞子山非受詔作則云蓋聞孝儀作豔體則云妾聞也唐以前連珠之盛如此至姚寶之唐文粹竟無一篇蓋元和以還魏晉之風藻漸微矣己亥客於鑿水欲學爲文苦無塗徑竊謂連珠之體編金錯繡比物喻情而對偶聲韻靡所弗備於初學爲近時方讀三國志遂組織事之相類者姑擬爲之羞沮未敢示人也十餘年來不復省憶辛亥發篋得於蠹簡中以其覆簣之始不忍棄也乃少加潤色錄而存焉

別云僕聞者緣作於傭書之暇匪表異也

僕聞二氣迭運日在東井則陰生五德遞興律中林鐘則庚伏違時故奏效難順序故成功速是以漢失其鹿黃星已膺夫九五蜀得其龍赤符寧迴於百六

僕聞縣物於衡不能臆爲輕重列貨於廛不能私爲貴賤是以魏武臣節終身而三祖竝紀劉宗帝制自爲而二牧同傳

僕聞夏翟不材而鷙鳥慚其色黔驢無技而猛獸畏其聲是以許靖負月旦之名作公於西蜀劉表竊顧厨之譽假節於南荆

僕聞鱗鬣非龍龍得之則貴爪牙非虎虎藉之則威是以丁敬禮尚主以眇目而蒙棄劉元德對客以無鬚而見譏

僕聞勇與勇角勇出其下則莫支智與智爭智在其先則無敵是以易京之鼓伯珪怖若鬼神官渡之車本初驚爲霹靂

僕聞璆琳可碎其堅不可奪竹箭可剖其節不可移是以田子泰不忘故君冕紱棄之如土臧子源不負郡將鼎鑊就之若飴

僕聞築場於中野藩籬不可不修爲室於通都垣墉不



可不備是以張旣刺涼土而丁令盧水降梁習領并州而烏丸鮮卑畏

僕聞士無嫩惡區之以貴賤則鼓舞民無秀頑誘之以利害則歆動是以陳羣設上中下九品而論人張衡造天地水三官而惑眾

僕聞介冑無擊刺之能禦兵則過於殳戟錢鏐有耕耨之績伐木則不如斧斤是以攻不足而守有餘子桓再屈於黃武治國長而用兵短孔明屢挫於曹真

僕聞味其實而獵其名鼠臘可以充璞取其文而遺其質魚目可以混珠故考德行則非類紀簡策則不殊是

以建安九錫之篇辭同訓誥延康三讓之令跡媲唐虞  
僕聞易象咸恆聖賢不禁詩書寤寐愚智所齊是以張  
車騎之桓桓曾納夏侯氏之女關盪寇之嶽嶽亦乞秦  
宜祿之妻

僕聞塞耳盜鐘聽者覺矣掩目捕雀觀之顯然是以魏  
公建國之初苟令君持論而中止先主稱王之際費從  
事忤旨而左遷

僕聞良工績形而不能摹其肝膽明鏡辨貌而不能察  
其性情是以曹牧尋讐寄百口於張邈劉君顧命托六  
尺於李平

僕聞稼穡不興則百姓無以爲天輓輸不繼則三軍無以托命是以董昭上鑿渠之策而邊塞平棗祗建屯田之議而中夏定

僕聞震風盪海魚鼈竄於頽波疾雷破山鳥獸驚於空谷是以許攸割淳于之鼻而仲家潰牽招捉韓忠之頭而峭王服

僕聞匠遘杞柁采之爲棟樵逢松柏析之作薪是以呂範事英爽之君奉公而致位鮑勛遭谿刻之主持法而隕身

僕聞神羊之角金剛遭之而撓靈獬之齒賓鐵見之而

紂是以馬超有信布之勇閭行以折矛撾其項張郃有韓白之材葛亮以飛矢中其郤

僕聞菁茅非寶因宗廟之薦遂馨圭璧誠尊加纁藉之光益重是以杜預爲仲達之女壻注左而盛行王肅乃子上之婦翁難鄭而見用

僕聞九疇之書劉向演之而爲傳五行之志班固錄之而成史何則達士識治亂之幾儒者闡天人之理是以晉基未建張掖之石馬出董卓始生臨洮之銅人毀

僕聞牛羊互競於原野嘉禾由之而損黿鼉自深其窟宅高岸因之而墜是以審配郭圖爭權寵而覆袁劉放

孫資保利祿而亡魏

僕聞四時之序如轉轂寒往則暑來三代之治若循環  
質損則文益是以三公災異策免之制當塗代漢而始  
除郡國選舉限年之條黃初改元而芳草

僕聞樛櫟當路非材亦除荃蘭在庭以臭自殆是以孫  
文臺之殺王叡坐其無知曹孟德之害孔融不必有罪  
僕聞文命鑄形不能盡天壤之怪商高布算不能窮象  
緯之奇是以述武擔之舊聞山精幻爲女子紀秣陵之  
軼事熒惑化作小兒

僕聞宇宙之理廣大不可測之以小慧耳目所接微眇

不可斷之以私智是以魏文謂火浣布爲非有而西域獻其物秦明謂指南車爲必無而博士製其器

僕聞虢虎負嵎猛士莫撓蛟龍離淵匹夫能制何則阻險則彼無所施就夷則此失所恃是以蜀窺邊而野戰烈祖豫策其窮吳棄水而陸攻明皇坐乘其弊

僕聞日月無停晷西伏則東升江海無駐波前過則後續是以戲志才旣逝乃生郭嘉黃公衡已降復來狐鵠僕聞睦鄰扞敵示之以信則少安保境分疆推之以誠則恆固是以幼節慷慨飲羊公之藥而不疑子敬英雄赴關侯之會而不懼

僕聞振轡於平原善騎則逢蹶攀藤於絕壁緩步則獲安是以樊城之圍千禁七軍皆沒秭歸之敗向寵一營特完

僕聞伏鷲以雞屆期亦育續桃於杏當春亦華是以施然易朱姓而建功本爲後於舅氏王平托何宗而效節緣寄養於外家

僕聞既平疇者洳澮不在瓶鼎之有無扶大厦者梓材不在丹雘之得失是以世祖曉五兵而高壽獲其羽翼蓋彥士通六藝而成濟犯其警蹕

僕聞爲國忘家理原互足作忠移孝誼不相違是以陳

宮之叛兗州畢諶以親而東邁劉琮之棄荊城徐庶以母而北歸

僕聞邪正由已鳴梟本賤於鵠鸞禍福在人豺狼或逸於牛馬是以王蕃整躬以匡世碧血灑於殿前潘璋殺人而取財白首終於牖下

僕聞貌閭虬之象增損則失真聚棠谿之金散逸則難購是以陳思王定丁廙之文及身而不敢鍾太傅編荀攸之集垂老而未就

僕聞燕必於寢瑟笙交作食必於廟俎豆畢陳是以子廉奏伎侑觴致非於楊阜元讓命婦出飲蒙誚於衛臻



僕聞方寸之地日浚則日深靈明之府愈探而愈變是以編鐘造於柴玉杜夔議其不和連弩製自武侯馬鈞譏其未善

僕聞蛄蜺之丸歷千轉而猶穢蒞藹之佩經百紉而尚芳是以陳泰爲元方之孫剛正由於夙昔孟達爲伯郎之子變詐是其故常

僕聞伯有介而馳非鄭人之虛構彭生豕而立豈齊襄之妄焉蓋聖人知其情狀而俗士惑於拘牽是以游功肖之魂死報胡軫王司空之鬼生擊晉宣

僕聞所必報者不戴天之仇讐極難忘者未際時之知

遇是以龐會入蜀盡滅關氏之家曹武過梁獨拜橋公之墓

僕聞才優於任無事矜持學懋於名奚須矯飾是以臨淄之傅粉未礙酬賓文偉之圍碁自能辨賊

僕聞鷹隼欲擊而先舉懼驚禽之竄逸狸狌將擒而故縱玩怯鼠於股掌是以掩軍百尺折簡而致王凌屯兵洛水奉表而廢曹爽

僕聞三古難迴小人恆緣以藉口六經易鑿大盜多假以飾躬是以剛卯運移罷三公而置丞相典午圖啟復五等而建上公

僕聞棟楣縝栗者非一蠹之穴所能傷隄防完固者非一蟻之封所能壞是以壽春壘就朱異不遑拔全憚而遽還西陵圍成楊肇不獲迎步闡而致敗

僕聞探驪偶得再往必危畫蛇倖成多求則辱是以元遜矜東關之捷卒挫於新城伯約紐洮西之功終撓於段谷

僕聞素靈已熄尉陀不能干孝文之統火政復昌子陽不能分建武之位是以備權兩主魏收目之以爲僭吳蜀二書劉昫別之而曰僞

僕聞傳聞黑白識者必詳俗語丹青君子宜慎故作僞

者徒勞蹈虛者常擯是以郭沖五事裴少期則以爲多  
誣陸凱廿條陳承祚則以爲難信

僕聞明堂琴瑟雅音以和易爲高太室尊彝法物以端  
嚴見寶是以王司徒立朝亮直經術而蘊文章高太尉  
御物寬平富貴而兼壽考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一

受業宣城

魯有鈞權叔

校

洪惟濱西涯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二

歛淩廷堪次仲撰

書一

與章酌亭書

昔鮑明遠之傷離驚禽夜起江文通之惜別征馬寒鳴以彼托興篇章猶深繾綣况僕真處此境者設別時春草方茁今茲早梅又華人去白沙未逾千里日躔黃道已閱一周撫時望遠觸緒懷人脉脉者此衷綿綿者此意不能宣之於口不能喻之於心乃者學業何似起居適否僕思極而夢夢覺復思思夢如環循生迭起僕况

如是足下自同矣爾其宿雨初足新潮漸長望盈盈之  
水度遲遲之日柳旣黃欲藏雅麥亦青能覆雉設與足  
下共巾車而熙游藉芳徑而眺矚登曹子桓之廢臺尋  
謝安石之遺壘致足樂也至如繁霜侵戶朗月入樓庭  
樹疎而墜葉風篁淒以成響楚客感知已九辨寫其情  
漢臣思美人四愁寄其慨設與足下踐對牀之舊約尋  
促膝之古歡開尊以永今夕撫劍而論往代中宵屈指  
則又唾壺欲碎矣嗟乎人生值嘉辰逢勝地羈棲乏侶  
索處鮮儔雖平生邂逅之交疇昔諧談之客猶且念之  
不置者人之情也况僕於足下乎近者南雪在地北風

滿天平原之枯草如沙大澤之濃雲似幕長江墨色斷  
雁呼羣遠岫蒼然妖狐嘯侶又安得與足下臂俊鶻馳  
怒馬神珠應手烏號挂腰披紫綺之裘飲黃麝之血屠  
門大嚼聊快人意乎夫寄身造化之內托跡形骸之中  
而欲淡焉接物境過輒忘自匪漆園之夷曠桑門之覺  
悟竊恐未易臻此也尚記乙未之年建亥之月與足下  
躡郁洲別峰躋蒼梧支麓右瞻廣隰左望遠海暮色赴  
山紫翠交映足下凝睇久之謂僕曰垂髫徵逐斯夕聚  
首乘興偕游似無足異別後思之當復黯然耳事更五  
載天各一方回憶斯言非深於情者不能道也寄來近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詩語長心摯把玩吟諷如親顏色冬間北返良晤非遙  
伏惟珍重廷堪頓首



復章酌亭書

辛丑

芳草如積懷人正深尺素乍來啟函而笑伏惟文祉日  
新快慰無已并知搜金笈於龍威注玉溪之獺祭夫句  
用雲添良辰寄感巧同鶯囀本意滋多繹古人之深心  
賴後世之巨眼誠爲盛舉自屬必傳然而竊有惑者請  
得言焉元裕之詩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  
箋此在當時應發茲慨若生今日定無是說何則蓋體  
矧西崑習沿北宋但知擣擗罕見爬梳旣非若少陵之  
有魯豈黃鶴太白之有齊賢士贊也又非若坡老之有  
元之龜齡涪翁之有青神天社也玉在璞中珠沉淵底

不得不望卞和之剖象罔之求也自明及今時移事異  
道林長孺釋之於前平山午橋箋之於後三首碧城或  
窺初旨一篇錦瑟已得解人頃聞徐湛翁馮孟亭兩君  
復有所撰譬之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韓作者旣衆讀者  
恆寡夫崑山之旁以玉抵鵲彭蠡之濱以魚飼犬物多  
則不貴數見則不鮮也苟弊精神勞楮墨孳孳耗日汲  
汲窮年卽令奇外出奇終成屋下架屋事匪刻舟理難  
膠柱踵事而增不如其已且善居積者貨之所聚則棄  
之善治生者衆之所趨則避之至於著書何獨不然僕  
與足下幼而學賈故其議論不出所習想聞斯言當發

大噓也比因刪改辭曲畱滯廣陵所對者惟箏師笛工  
所讀者皆傳奇雜劇淮南佳麗見而益愁竹西歌吹聞  
之增感安得乘風高舉卽日言旋與足下月下開尊花前  
攜手互酬新詠同話舊遊也時齋在此近狀頗佳序堂  
牖雲諸君想各無恙草草奉復不盡欲言

與程時齋論曲書

時齋足下承示新曲讀之暢甚竊謂雜劇蓋昉於金源  
金章宗時有董解元者始變詩餘爲北曲取唐小說張  
生事撰絳索調數十段其體如盲女彈詞之類非今之  
雜劇與傳奇也且其調名半屬後人所無者元興關漢  
卿更爲雜劇而馬東籬白仁甫鄭德輝李直夫諸君繼  
之故有元百年北曲之佳俚指難數然世所傳雜劇大  
率以四折爲準其最多則王實甫西廂記之二十折也  
其書潤色董本亦頗可觀今爲吳下妄人點竄殆不堪  
寓目元之季也又變爲南曲則有施君美之拜月柯丹

邱之荆釵高東嘉之琵琶始謂之爲傳奇蓋北曲以清  
空古質爲主而南曲爲北曲之末流雖曰意取纏綿然  
亦不外乎清空古質也自明以來家操楚調戶擅吳歈  
南曲寔盛而北曲微矣雖然北曲以微而存南曲以盛  
而亡何則北曲自元人而後絕少問津間有作者亦皆  
不甚踰閑無黎邱野狐之惑人有豪傑之士興取元人  
而法之復古亦易爲力若夫南曲之多不可勝計握管  
者類皆文辭之士彼之意以爲吾既能文辭矣則於度  
曲何有於是悍然下筆漫然成編或詡穠豔或矜考據  
謂之爲詩也可謂之爲詞也亦可卽謂之爲文也亦無

不可獨謂之爲曲則不可前明一代僅存餽羊者周憲  
王陳秋碧及吾家初成數公耳若臨川南曲佳者蓋寡  
驚夢尋夢等折竟成羅冶之金惟北曲豪放疎宕及科  
譚立局尚有元人意度此外以盲語盲遞相祖述至宜  
興吳石渠出創爲小乘而嘉興李漁效之江河日下遂  
至破壞決裂不可救藥矣四百年來中流砥柱其稗畦  
之長生殿乎足下愛稗畦守法之嚴而惜其立意未善  
乃反其事以曹鄴梅妃傳譜入新聲爲一斛珠傳奇而  
法律亦如稗畦不廢元人繩墨誠斯道之功臣也頃與  
酌亭同閱終卷滿引而醉不禁發其狂瞽以供一噱足

下其亦以爲知言否也不宜

與汪繡谷書

繡谷足下前蒙見規謂廷堪近日稱許不慎交游鮮擇品題下及於凡庶綢繆浪結於童幼恐於聲華無益聞望有損甚善甚善然足下所謂慎者徒慎於名位之卑擇者特擇於年齡之壯穉則僕未敢以爲信也夫三尺之水豈無嘉魚半畝之園必有芳草况隨珍在暗已驚照乘之彩豫章初生自具參天之勢安在枳棘偶棲卽是凡品芹藻未擷便非佳士也馬八尺則爲龍雲三色而成喬雖困在峻阪棲於深岫而厯塊之步不能掩也騰霄之氣不可遏也必待遵道遵路爲霖爲雨而後



咨嗟太息不已晚乎今夫乘車者必察輪操舟者必眡  
楫朱軒繡幃皆飾觀也錦纜牙檣皆虛器也故魁傑岸  
異之子不可以咫尺角驂駒少之博通淹雅之流不可以  
貂裘負籠怪之昔賈誼年少而有伊管之才劇孟布衣  
而爲吳楚所重足下豈未之知邪抑吾聞之浴不必江  
海要之去垢食不必牲牢要之適口苟其學問相益奚  
取龍頭之貴苟其臭味相投奚取馬齒之長倘搴蘭茝  
於飲食徵逐采葑菲於冠蓋紛呶則何異煎流水而求  
冰沃冷灰而取火哉一時之譽千載之名果孰重而孰  
輕也杯炙酸辛典籍芬芳果孰短而孰長也易曰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蘄以此言慎可  
謂慎之至矣以此言擇可謂擇之精矣各有面目不能  
強同各有志趣不能強合足下之論近於藉稱許爲聲  
氣引交游爲光寵實有未安於愚心未愜乎鄙意者非  
敢巧言如簧以規爲瑱也伏惟照察不宣

上洗馬翁覃溪師書

甲辰

昔左思賤士得皇甫謐而譽成宋果凡材見郭林宗而  
品立故散木遘匠石而喜駑馬顧伯樂而鳴誠以師資  
不易而知已良難也廷堪江淮韋布吳越斗筲藏修所  
積不逮二子遭遇之隆乃逾皇郭遂爾不羞卑陋奉贄  
講堂用感恩施執經函丈持寸筵而叩巨鐘抱片鱗而  
測滄海方懼孤根薄植揮諸門牆何期略分原情忘其  
名位命除草野之鄙習使就科舉之正塗口講手畫面  
命耳提自顧何人獲此非分往往中夜傍徨不禁感而  
欲泣也當去歲發憤之日正京兆賓興之期入粟成均

賢焉就試適值大君子秉鑑天邊持衡日下冀廁鄉薦  
之末以報期望之深究之要駕之馬未就勒銜鹵莽而  
耕終難刈獲秋風淪落顧影自漸復蒙撫旣焦之桐拭  
已刖之璞加以朱絲藉以黼黻使枯木有琴瑟之思頑  
石有圭璧之想高誼殷拳雅懷真摯求諸斯世亦云鮮  
矣冬間言邁歸省老親今春娶婦廣陵攜家胸海俾廡  
下無井臼之勞堂上有滫瀡之奉便可安然北行不煩  
南顧矣伏思長安米貴古有成言苟非半榻能安一枝  
可借則已勞心於衣食豈遑肆力於文章不敢告之苦  
衷不能言之瑣事諒必俯鑒之耳拜別以來窮愁交迫

未敢一日廢學以孤盛心治經之暇便習時文攷古之  
餘兼求制藝第回惑孔多扞格不少俟詣扶風之帳再  
問侯芭之字也廷堪少好六朝辭賦爲文喜作選體每  
見近代名家以此爲諱於是起衰八代旣愧退之酌雅  
六經復慚子固徒以結習已深未能輒改今年在揚州  
見汪君容甫研經論古偶及篇章汪君則以爲周官左  
傳本是經典馬史班書亦歸紀載孟荀之著述迥異於  
鴻篇賈孔之義疏不同於盛藻所謂文者屈宋之徒爰  
肇其始馬揚崔蔡實承其緒建安而後流風大暢太清  
以前正聲未泯是故蕭統一序已得其要領劉勰數篇

尤徵夫詳備唐之韓柳深諳斯理降至修軾寢失其傳  
是說也同學或疑之廷堪則深信焉第云文藝厥故難  
明譬彼儒林其則不遠夫靈均之高曾規矩不猶漢晉  
之授受專門乎昌黎之力排駢麗不猶洛閩之高談性  
命乎北地之追秦漢何異姚江之致良知也震川之祖  
歐蘇何異餘干之主忠信也雖門徑岐趨冰炭殊尚而  
衡諸舊訓總屬背馳世儒言學則知尊兩漢而論文但  
解法八家此則廷堪所滋惑者矣獨是汪君旣以蕭劉  
作則而又韓柳是崇良由識力未堅以致游移莫定猶  
之易主荀虞而周旋輔嗣詩宗毛鄭而迴護考亭所謂

不古不今非狐非貉者也愚見若是未知適從伏惟教之又有儀徵阮君名元字梁伯者年踰弱冠尚未采芹其學問識解俱臻極詣不獨廷堪瞠乎其後卽方之容甫鄭堂亦未易軒輊也素知愛才若饑渴謹以奉聞餘情縷縷不盡所云廷堪頓首

荅牛次原孝廉書

丁未夏

廷堪再拜辱惠書云近頗學漢人隸書僕竊以爲非也僕向者勉足下畱心秦漢以來金石文字者誠以其有益於考訂由此漸可窺六書之蘊證經史之疑非謂之爲法帖而執筆以摹之也古之著錄家如歐趙洪薛皆於金石文字中學古有獲非寶其字畫之工整也此數君者何嘗擅能書之名哉今夫王者紀功考工制器以及廟中之碑壙中之石墓前之表類皆記歲月書名氏導揚盛美傳之無窮後之學者披深林探絕壑穿宿莽掘荒原搜之拓之尋之繹之其幸而存者可以觀一代



之制度焉可以補六經之訓故焉可以辨諸史之信疑  
焉可以知小學之遷流焉所關係者良非淺鮮故可寶  
也汴宋之初以南唐所藏歷代法書彙而刻之謂之曰  
淳化閣帖法帖之名由是而起其中大半僞作多不可  
信嗣是而後纖兒小夫各以所購前人手蹟或尺牘數  
行或詩歌數簡或真或贋皆刻之於石名曰彙帖而執  
筆以摹之自稱賞鑒家此鈔胥之流賤者之事與金石  
文字兩不相涉也而不學者昧於古今囿於習俗遂以  
漢唐以來碑版亦強名之爲法帖而執筆以摹之嗚呼  
亦可哀已夫執筆以摹之非畢生之力不能工卽工矣

亦僅徒隸之所長僉子之所貴耳人生精力有限敝之於此殊爲可惜趙古則云禮樂射御之習舉掃蕩之所存者惟書耳書又工乎點畫波折之間務奇巧逞姿媚至於六書則茫乎其未聞知也今之學者豈不坐此蓋嘗論之六經諸史聖人之道法在焉先王之治術存焉儒者訓故之章句之抱殘守闕存什一於千百後世辭章之徒乃第獵其采藻以供取青妃白駢四儷六之用方且自以爲得也商周鼎彝之屬好古者得之考其形模輕重高卑廣狹之故借以知傳注之得失箋疏之僞誤律度量衡古今之同異故購求之不遺餘力而商賈

負販之流僅賞其形狀之古質青翠之斑駁而已至於左圖右史之設則以文字所不能明乃爲圖以明之所輔典冊之不逮也天象非圖不明輿地非圖不明宮室非圖不明器服非圖不明揖讓登降非圖不明年經月緯旁行斜上非圖不明史記十表圖之屬也故鄭漁仲於藝文之外另爲圖譜一略誠通儒也圖之所係如此唐以前間有畫古今忠孝節烈之人者雖失圖之義然猶可考其衣冠器物之制自是而後有以澹墨約略作山川草木之形自云工意而世之陋夫什襲藏之以當卧游者凡此數弊其與以金石文字爲法帖而執筆

以摹之者何以異耶以經史爲辭章有識者猶知非之  
以彝器爲玩物以圖譜金石文字爲書畫適情之具世  
之君子習爲固然莫或非之矣嗟夫以儒者孜孜矻矻  
考訂之學而乃與茗盃香鑪一例視之何其僣乎誠哉  
夏蟲之不可語冰也此固足下所深知聊爲足下一暢  
發之耳伏惟照察不宣

與阮伯元孝廉書 丁未

伯元足下六月二十七日南昌使院奉到好音知動履  
勝常爲慰僕今年五月到南昌七月將有大梁之役奔  
走道塗學殖荒落辱以著書相勉愧汗無地竊以儀禮  
一經在漢與易書詩春秋竝列爲五史記儒林傳漢書  
藝文志皆以此書爲禮經後人不曰禮經而曰儀禮者  
猶之易曰周易書曰尚書也若周官則另爲一書漢志  
附於禮家者亦如逸周書附於書戰國策附於春秋非  
禮之本經也至於二戴氏之記乃章句之餘雜記說禮  
之言互相引證不但非禮之經且與傳注有間蓋猶易

之有京房易傳書之有伏生大傳詩之有韓詩外傳春秋之有外傳國語而已故鄭氏旣注禮經又注戴記旣注尚書又注伏傳此其例也自范蔚宗有三禮之稱而經傳不分後儒弇陋束之不觀六籍遂闕其二

樂經心本亡

竊惑焉今擬區其門類爲禮經釋名一書年來粗有規模到都日當以艸創請正也至於大戴禮記一書中如夏小正曾子十篇武王踐阼五帝德帝繫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朝事公冠等篇又三朝記七篇何遽不如小戴而世久廢之其書自三十九篇始共十三卷三十九篇或作四其八卷有周盧辯注所闕者王言哀公問五義十篇

哀公問於孔子

此篇見小戴禮三本禮察夏小正五帝記卽哀公問

禮三本禮察夏小正五帝

德帝繫勸學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朝事投壺

此篇與小戴小

異

十五篇耳足下何不因其有注者疏之其失者正之

其無注者補注而復疏之其諸本異同之處并仿陸氏之例爲釋文一篇以附於末庶幾此書體例與小戴春秋三傳同此亦千古之業也來示云矯疏不破注之說誠爲有見然以疏不破注爲謬說則不然疏不破注此義疏之例也劉光伯黃慶之徒公然違注見譏孔賈若以爲謬而矯之恐又蹈宋人武斷之習矣廷堪再拜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十六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二

受業宣城

仲澍

校

高嵩貢臣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

歙凌廷堪次仲撰

書二

大梁與牛次原書

戊申

在南昌從忠叙師所奉上手牋亮塵清聽嗣卽鼓彭蠡  
之棹挂荆江之帆於去年八月秣馬夏口稅駕夷門畢  
尚書以忠叙師之雅不嫌微賤爲之設館授餐幕府賓  
客故盛起居食息尚復適意度足下聞之有不臨風念  
遠倚樓惆悵而情馳阪上者乎今夫大梁天下四戰之  
區也東瞻睢上驚沙亂起則條侯用之委吳而彭王所

以苦楚也西望滎陽成皋之間劉項遺壘隱嶙可見未嘗不升高搔首想其英風側聽河聲遄疾疑聞拓跋氏之鞞鼓而嗤元嘉將帥又何懦焉前指官渡百里而近尋魏武經營之跡而蝕戈遺鏃耕夫往往獲之僕少生海澨長游水鄉未覩中原之雄闊與夫高山大川之形勢譬鷄棲于埭燕巢于屋比因飢寒所驅獲此壯觀攜史而訪苟晞之屯載酒而問侯羸之里其方寸之盤紆陳編所觸發蓋不僅如前所云云也而或者搜斷碑半通刺佚書數簡爲之考同異校偏旁而語以古今成敗若坐雰雰之中此風會之所趨而學者之所蔽也惟足

下洎武進孫郎廣陵阮子吳下江君茲窮經稽古而上  
下千載雅懷高識異於近之君子此間新交雖有數賢  
或吟情頗豪或游道甚廣求其如足下俊爽豪邁卓爾  
不羣固未易數數觀也昔陳思撫劍東顧念吳會而心  
馳季重聞箏北發藐備權而情躍此皆文人之夸辭非  
吾曹之所許也願足下得時而駕擁旄建節一雪斯言  
耳今天下澄平百姓豐樂田者歌于野饁者勞于道僕  
他日倘倖獲一第備員諸曹亦思爲

國家宣力少酬其生平如其不然則退伏空山循陔著  
書成一家之言以自娛樂布衣諸生忽作此論使外人

聞之有不掩口胡盧者邪足下知我自不以爲誕謾也  
郵傳甚便幸時惠好音廷堪頓首

與焦里堂論路寢書

王

里堂先生足下承示羣經宮室圖受而讀之至宮圖第八篇新考定路寢之制鄙意竊有未喻者寢廟之制見於禮經鄭氏注詳矣

寢廟制皆如一鄭又謂天子路寢制如明堂此說非是觀顧命可見

後儒雖偶有異同不足據也今足下乃改之以爲東堂東鄉東夾在其後西堂西鄉西夾在其後東序則曲而指于東西序則曲而指于西西房之後又增一北堂與東房之北堂北階相竝曲引經注以證之辨則辨矣恐未能合經注之本意也今以足下所引者聊一獻疑焉願足下教之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饔饔

本書誤作饔饔

于西堂

下注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坵

饗饗南齊于坵

雖近西壁尚與西堂廉相直故亦云西堂下也

注所謂南齊于坵者指饗饗所

在也非指西堂也特牲記曰饗饗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相稷在南所謂南北直屋相者卽南齊于坵也稷在南者稷饗在黍饗南也注本易解足下不讀稷在南一句而以爲指西堂在南檐之北北檐之南恐不爾也又引特牲饋食云盛兩敦陳于西堂注盛黍稷者宗婦也遂謂西堂若面南是時眾賓眾兄弟列于階下主婦宗婦不當登降其間案特牲饋食禮視饗饗及陳兩敦之際眾賓眾兄弟尚未至也何容

代爲慮乎燕禮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此小臣師之位也又云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面爾卿此公自阼階席上降階而爾卿也今足下刪去降字又刪去爾卿字以爲小臣不當與君竝立疏矣卽以此位而論公位亦在小臣師之南小臣師在公後也何得云竝立乎蓋東堂西堂皆南鄉東夾在東堂之北西夾在西堂之北

公食大夫禮東夾南東夾北者皆以近夾故也

東堂下者卽阼階東也西

堂下者卽西階西也堂東者卽堂之東壁下也堂西者卽堂之西壁下也故大射有次三耦皆俟于次鄉射無次三耦則俟于堂西袒決遂亦于堂西取其隱蔽而已

今足下以堂西爲在西階西則鄉射三耦袒決遂皆在顯處矣東堂下爲東堂之東則小臣師轉在隱處矣無是理也足下又引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爲由北階可至于堂之證案升自北階由東房而至于堂自是寢廟本制與足下新解無涉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及薦六豆之等此是公親爲主人故饌自東房而出聘禮歸饗餼六豆之等陳于兩夾此是聘賓卽館之後主國之君使卿歸使者饗餼之禮無主賓之儀陳之而已與公食大夫禮迥不相侔也而足下



申之曰夾通于房陳于夾以便薦于房也豈聘賓在館  
自爲主人由東房薦饌于席乎且東夾之饌自東房出  
西夾之饌亦自西房出乎主人在阼階上故饌皆陳于東房而薦于堂今日薦于房  
亦鄉飲燕食饌自東房而來者皆先陳于東房不聞由  
夾而至於房也况陳饌于賓館之禮與主人親食賓于  
廟之禮判若徑庭而以之互相比勘似亦牽強大射儀  
云賓之弓矢皆止于西堂下又云賓降取弓矢于堂西  
李氏釋宮以爲西堂下卽堂西此蓋經之變例無容曲  
爲之解足下皆反之所謂強經以從已耳東序之東爲  
東堂西序之西爲西堂鄉射所謂賓與大夫之弓倚于

西序者卽正堂之西序也足下謂東序西序指東西堂之序非正堂之序若然則正堂二序東西堂各二序兩北堂又各二序是寢廟凡十序矣何禮經僅曰東序西序而不分析言之乎案公食大夫禮立于序內西鄉注不立阼階上示親饌所謂序內者卽堂上東序之內也如足下所云東序曲而指于東則序內竟在何地乎足下又引鄉射謂東序東非東堂不曰東堂而曰東序東益知東堂西堂非南鄉案鄉射主人弓矢倚于東序東者卽東堂也如但曰東堂不變文曰東序東則弓矢倚于東堂何處乎

如東堂東鄉東序曲而指于東則  
當曰東序南不得曰東序東矣  
足下

不融會禮經之全而觀之僅節取其一二語宜乎多窒礙也凡足下所據以爲說者唯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而北上鄭注雖自明晰而說者間有異同或可附會其他則不敢以爲然也如鄙論非是亦乞破其迷惑進以所未逮幸甚幸甚

與胡敬仲書

癸丑夏

久不得音問都中奉到手書如親謦欬也并悉道履勝  
常伏惟萬福所云近之學者多知崇尚漢學庶幾古訓  
復申空言漸紂是固然已第目前侈談康成高言叔重  
者皆風氣使然容有緣之以飾陋借之以竊名豈如足  
下真知而篤好之乎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學一語  
遂可盡其源流卽如今所存之十三經注疏亦不皆漢  
學也蓋嘗論之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百年而必變其  
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譁然攻之其既  
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之夫譁

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亦必有一二人矯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變之既久有國家者繩之以法制誘之以利祿童稚習其說耄耄不知非而天下相與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則又有人焉思起而變之此千古學術之大較也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氏詩齊魯韓氏禮大小戴慶氏春秋公羊嚴顏氏春秋穀梁氏黨庠無異學授受有專家西京之盛蔑以加矣哀帝時劉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怨恨眾議沸騰龔勝乞骸師丹

大怒建武初韓歆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持之爲  
不可陳元爭之而不從薛然而攻之者如此其眾也豈  
非變於始者難爲力乎當是時數家雖不立學官而私  
相講習亦有擢高第者至鄭君康成出括囊大典網羅  
眾家所注諸經皆兩漢之不立學者易費氏書古文詩  
毛氏禮則校以古文取其長者左氏則以授服子慎於  
是天下皆靡然從之矯之者獨一王子雍耳雖然東漢  
所立十四博士猶未改西京之舊及魏晉以還也鄭氏  
之易書詩禮服氏之左傳始立於學官延至永嘉之後  
西京立學之書遂掃地而無餘此學術之一變也魏王

輔嗣以空言講易好異者競相祖述而范甯謂其罪浮於桀紂蓋有識者猶或非之乃未幾而杜預之左氏春秋出矣又未幾而梅賾之古文尚書出矣東晉太興初周易王氏尚書孔氏古文左傳杜氏各置博士一人而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竟省而不置自是而後南北分裂之際好尚互有不同江左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易書則鄭康成左傳則服子慎詩則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蓋天下攻之者半而從之者亦半其風會又不同於魏晉之初矣唐貞觀十二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周易用王弼韓

康伯注尚書用梅賾所上孔氏傳詩用毛公訓故傳及鄭氏箋禮記用鄭氏注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天下始靡然從之而鄭服之學寢微唯資州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少存漢晉以前之舊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毅然而持之者如此而已此學術之又一變也由是而行之數百年雖其書不盡兩漢之遺而學者守訓詁而不鑿考制度而必詳陸務觀所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當時恪守五經正義者如此唆助趙匡舍三傳而說春秋時人未之或從也宋劉原父七經小傳出稍稍自異於傳注嗣是有疑及



繫辭者有排及詩書序者王文公導之於前朱文公應之於後大學中庸小戴之篇也論語孟子傳記之類也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焉別取而注之命以四書之名加諸六經之上其於漢唐諸儒之說視之若弁髦棄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從之較漢魏之尊傳注隋唐之信義疏殆又甚焉而浚儀王氏金華范氏數公者尚能以舊說自持者也元仁宗皇慶二年詔易用程氏朱氏尚書用蔡氏詩用朱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記用古注疏四書用朱氏章句集注明初因之此學術之又一變也元明以來儒者墨守程朱亦如隋唐以前儒者墨守鄭

服也元行沖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者則又寧道  
孔聖誤諱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陳氏經典稽疑郝氏  
九經通解開其端然其書或守誦習之說而未安於心  
或舍傳注之文而別伸其見學者咸以詭異視之固陵  
毛氏出則大反濂洛關閩之局掊擊詆訶不遺餘力而  
矯枉過正武斷尚多未能盡合古訓元和惠氏休寧戴  
氏繼之諧聲詁字必求舊音援傳釋經必尋古義蓋彬  
彬乎有兩漢之風焉浮慕之者襲其名而忘其實得其  
似而遺其真讀易未終卽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卽以  
毛鄭爲宗左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尚書之

篇次未悉已云梅賾僞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憶說文數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爲能事所謂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嗟乎當其將變也千百人譁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旣變也千百人靡然而從之者亦庸人也矯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誰乎蓋深有望於足下焉故不禁發其狂瞽幸足下教之外附上舊文辨學一首漢十四經師頌一首皆論古今學術源流者也足下見之當不以爲河漢書不盡言廷堪頓首

與阮伯元閣學論畫舫錄書

憶讀去歲手札云將爲李艾塘刻揚州畫舫錄迄今未  
蒙寄示昨自皖上返棹道經灣沚於同鄉案頭見之匆  
匆展讀一過此書體例不高不卑是必傳之作注經考  
史非識者不能知故好之者鮮志恠談詩爲通人所羞  
道故棄之者多而此則無所不有當在老學菴筆記輟  
耕錄諸書之上不可與近日新出鄙聞瑣說等視之也  
况揚州

本朝文獻甚大有志乘所不能盡者艾塘旣以著作自  
任必使詳備典核爲世所徵據不可疏略舛訛予人以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指摘也其中有科分誤者爵里誤者年月誤者甚至有以地名誤爲表字者重校之舉所不待言竊窺本書例大約近詳而遠略

國朝詳而前代略與志乘不同自是卓識然郝公景春守房縣係明季事且明史已有傳乃載之甚詳而

國朝諸大典故皆與畫舫有關係者轉盡遺之未審何故又瑣事巧藝器物諧談之類或爲前代所未有前人所未發亦多闕而不登則尚非斯世不可無之書也竟須閣下偕里堂鄭堂諸君破數十日功夫續成之若逐條補入恐更張太甚不若總爲數卷名曰補遺錄置之

舫區錄之前通爲若干卷庶爲完璧且此書雖艾塘草  
創今已集千狐之腋故僕與閣下及里堂輩亦不必避  
越俎之嫌也謹將應補入者條列於左幕中揚州人如  
汪晉蕃諸君皆多聞舊事又正輯淮海英靈集在僕聞  
見之外者必多此不足當大鼎一臠也昭武將軍楊捷  
康熙十六年救泉州擊敗海寇鄭經將劉國軒其事宜  
錄於三元巷下須據其家傳勇略將軍趙良棟收復全  
蜀底定滇南及乾隆中追封伯爵宜附錄於其孫運使  
趙公之壁後趙在運使任必刊家傳送人宜令祖游擊  
覓之據以入錄口說不可憑也公湖南平苗及全活苗眾事宜錄入樂善菴有岳威信

題額則威信或嘗至揚州亦當略采其事以壯畫舫之  
氣又威信題畫馬詩云誰寫驂驪卧碧茵曹將軍骨子  
昂神年來未向沙場跨畫裏相看也動人相傳以爲在  
揚時作威信若果到揚則此說或不誣也年汝鄰自云  
年希堯之孫則年大將軍亦可入錄然此條可否去取  
尚希酌定唐柘田尊人觀察公

展衡

任普洱府時緬匪

正蠶動柘田隨任會有文紀事當與其後封貢事并錄  
入建隆寺爲造九龍龕及大禹開山圖玉局因此可載  
近日山料玉子所產之處并勘定準部回部之梗槩此  
須據西域圖志錄之若詢諸玉賈恐無稽也書在文瀾

閣取之甚便平定準噶爾方略亦在文瀾閣近來琢玉之工甚巧突過往代如九龍襲先用火刀鑿定規模之類宜擇揚州玉工之尤者錄焉而痕都斯坦玉工亦宜牽連及之鐘表水銃鼻煙水煙之屬及近日英吉利所製之洋燈風鎗古之所無而揚州皆有宜詳詢耑家入錄邇來著書家不尋題目但趨風氣否則論詩說鬼所以可傳者少不知可傳之事乃在眼前也英吉利又名英機黎明史不載唯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有之天寧寺行宮書樓內貯圖書集成一部

馬氏亦有之

此書浩繁外間

士子所不能見



四庫書目未載存目尚有可錄其卷數大門類及總裁

纂修等姓名年月只此一條便可傳世行遠

杭州借此書錄之甚

易不過前數冊

文匯閣貯四庫全書可將修永樂大典及采訪

遺書崖略錄入又校此所貯書者議叙舉人一體會試

亦近時掌故俱宜錄之閔廉風澄秋閣集又金盤曲詩

自注爲史八夫人作事見楊光先筆記此事當覓筆記

錄之詩亦當錄入楊光先歛之新安衛人明末以劾陳

啓新得名於天學全無所解康熙六年上書力闢西法

逐欽天監監正湯若望而代之又著不得已書專攻西

人之學自命孟子未幾以閏月失推論死此我

朝中西爭競之大關鍵

聖祖閱中國儒者皆不知算至殫

睿慮親爲講求於是設蒙養齋有厯象考成數理精蘊

之撰梅文穆

穀成

何宗伯

國宗

皆蒙養齋之選也此事

官私之書皆不詳不及此時覓其不得已書并訪諸耆  
舊附見顛末則愈久而愈湮沒矣考成後編作於乾隆  
七年是言擢法總裁戴進賢徐懋德皆西洋人共書十  
卷亦宜附見六安夏湘人名之璜盧雅兩運使高弟子  
也嘗依盧公客揚州乾隆六年盧公有軍臺之謫賓客  
多散去湘人毅然請從孔體仁爲作軍臺負笈圖後歸

有橐中集出塞日紀二書時以準噶爾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爾丹策凌相繼負嵎

世宗赫怒用彰天討自張家口起共設軍臺四十九所乾隆元年改存二十九臺至鄂爾坤河而止盧公所戍則第二十六臺也膠州高西園有詩送湘人出塞云傳筆能投事更誇烏孫相伴走天涯蘇門不少秦晁客只喫龍團辨子茶陳其年湖海樓集有小秦淮曲十首當采紫雲姓徐揚州人迦陵有惻惻詞二十首別雲郎又蔣大鴻有惻惻詞序皆見湖海樓集中新繁費錫璜字滋衡中文先生費密次子流寓揚州著有貫道堂文集

掣鯨堂詩集汪文著其門人也錄中所載揚州好諸詞  
卽其所作遠如蔣前民潘雪帆宗定九等近如厲樊榭  
杭堇浦陳授衣等詩若詞有關於畫舫者宜略采之其  
他湮沒不彰者亦須搜訪蓋錄中詩甚少恐未能合俗  
情也曹棟亭鹽政寅嘗刻韻書五種玉篇廣韻集韻禮  
部韻略類篇又十種盛熙明法書考八卷孫紹遠聲畫  
集八卷朱長文琴史六卷高似孫硯箋四卷晁說之墨  
經一卷史虛白釣磯立談一卷王灼糖霜譜一卷鍾嗣  
成錄鬼簿二卷黃大輿梅苑十卷王士點禁區五卷又  
二種後村千家詩耐得翁都城紀勝棟亭內務府正白

旗人官至通政使項氏羣玉山堂馬氏叢書樓盧氏雅  
雨堂所刻之書皆宜臚列其目項氏刻絕妙好詞當與  
天津查氏注本竝論之此道汪晉蕃想深知也陸淳川  
合刻姜白石詩詞亦畫舫佳話宜錄郁州山人吳恆宣  
字來旬歛人能詩喜談兵尤長於奇門在揚州先客鄭  
運使

大進

所後客朱運使

孝純

所朱昔守泰安嘗贈以

詩云丈夫不解飲何事敢談兵又云五嶽獨容開卧榻  
六丁應與護詩囊其湖上詩云保障湖南荷葉圓保障  
湖北荷花鮮泛舟湖北湖南裏日暮清香載滿船石莊  
上人琢一硯擬寄朱運使於泰安朱聞之報以句云聞

持石壁將貽我那得桃花不憶君范西屏施襄夏之奕  
皆絕技范所作桃花泉譜序頗能言其所得宜錄邵二  
雲學士童二樹布衣皆因修志來揚州事雖未果亦宜  
附見二雲先生嘗言曹憲李善皆揚州人文選樓非曹  
卽李斷非昭明之遺蹟蓋昭明未嘗渡江居廣陵也此  
論甚確宜著之錄中文選樓卽精忠寺寺中老僧爲律  
門頗深律論忘其名是文海弟子雍正中侍文海入京  
會賜絳帛夫禪學有傳燈指月諸書言其宗派甚詳而  
四分律梵網經皆秘在釋藏文士無由窺其端緒宜考  
其源流授受附錄於此以供獺祭者采摭

釋藏杭州康  
甚易借

熙丙寅查初白在京師館於明相國珠之自怡園揆愷

功總憲兄弟皆從之讀書時安麓村岐在館中執灑掃

之役後十年丁亥

聖祖南巡閱河初白方以編修請假在籍偕其弟查浦侍講恭迎

鑾輅後同舟返浙道經揚州而安岐已爲相國鬻鹽於兩淮勢甚喧赫聞初白來謁見於舟中執禮甚恭初白不命之坐但云汝小心貿易勿爲爾主生事安唯唯而退查浦潛遣人持刺往拜於是安餽初白贐儀三百金而查浦則倍之老輩風采猶可想見初白有與德尹自

揚州連舫渡江詩云梅花開後草堂前準擬春來共醉  
眠此福兩人消不得半年五上渡江船蘄春顧黃公

景

星有憶戊子夏客廣陵遇田九自云故貴妃異母季弟  
也潛述其事恨流傳失實追賦此篇詩可與明史及梅

村永和宮詞互證宜錄

見白茅堂集及徐鉉  
本事詩貴妃揚州人

僕與閣下

自辛丑年識面甲辰年定交皆在揚州事非偶然彼時  
少年氣盛自謂不啻大鵬之遇希有鳥也嘗妄擬李太  
白之於司馬子微爲後大鵬遇希有鳥賦一篇紀其事  
今雖判若雲泥而交誼自在合志同方之際固未敢方  
駕古人而擬諸時流尚無愧色不僅爲畫舫之光也今



錄寄舊作數章以備采擇亡友章洞字酌亭績溪人流寓海州之板浦場與僕同庚而小一月少其硯席交誼最深性淡雅似衛洗馬嵇中散一流人僕來揚州酌亭以詩見寄云琢就新詞字字嬌此行况聽玉人簫憑將滴粉搓酥句唱徧揚州廿四橋僕荅之云回首河梁袂乍分滿天風雪悵離羣竭來清夜吟餘際不夢梅花卽夢君其人風致可想惜閣下未見之僕甲辰歲與閣下訂交歸卽述之酌亭酌亭嘗作詩奉懷有我友淮南返新知得俊人相思不相見吟徧淮南春之句語頗雋爽今歿已十餘載言念宿草爲之惘然望附入錄亦僕不

忍死其友之意也記憶所及祇此而已此外可以類推  
所難得者適在浙江應用諸書皆易借文瀾閣亦在咫  
尺他處則安可得哉伏祈不可因循集眾力速爲艾塘  
了此一重公案并見寄俾快讀焉幸甚不宜延堪頓首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

受業宣城

呂元炬渭陽

校

凌炳桂